

学林

← (上接3版)

康奈尔大学华生图书馆有一册，而美国收藏最多的就是国会图书馆，有41册。但是葛思德馆的这两册好在什么地方呢？好在它的内容，它就是北京中华书局和台北世界书局所影印的《永乐大典》当中所没有影印的。所以，第一，《大典》非常之稀少；第二，那么多年来影印的那些大套书全都没有收进去，它是按韵来排的，那个韵字是“妇”字，妇人的妇，难得极了。第三，它是1930年时，吉里斯在北平以美金325元代葛思德购得。

第三种是《古今图书集成》。《集成》是部一万卷加上目录四十卷的大类书，流传不多的，当时印了64部，再加一部样本，共65部。因为这是清雍正四年（1726）用铜活字印的本子，难得极了。现在拍卖市场上，往往有《集成》的零本出现，多在人民币一万块钱左右一册，当然这只能作为样本对待，收藏者永远都配不全的。《集成》一大套，数量庞大，无论是坊肆，还是私家，都是不可能做这么一大套书的，这只能是政府行为。更何况用的都是铜活字，需要非常大的经济力量去支持。书印出来后，有一部分赐给那些有功的大臣和一些有贡献的藏书家，有的就放在内殿的书房里，皇上随时要看的。流传到今天，私人藏书家手里是没有整套《集成》的，我所知道的也只有13部而已，国内就是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徐州市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等，其他是美国的两套，包括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还有是英国和法国，全部加起来13部。

第四种是《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这是乾隆年间木活字印本。它是清内府继《古今图书集成》之后，又一部以木活字排印的大型丛书。流传不多，极为难得。这套《丛书》，收书138种，从头到尾断断续续刻了20年，印了300套。存于世者也不过十多套。吉里斯居然在北京搞到了四套，有三套就运到美国，一套在哈佛燕京，还有两套就在普林斯顿，还有一套留在了北京他自己的家中。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人也不管他的外交官身份，竟然就把他家的那一套《丛书》全都抢走了。这套《丛书》现藏日本的什么地方，则是泥牛入海无消息。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1100部善本书之外，还有的是什么呢？当然还有不少禁书、



↑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中文书的时间可追溯到中国清朝末年，而美国东亚图书馆的成立时间最早应该是在上世纪20年代。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是朱士嘉先生1940年代所编纂，著录2939种，现在该馆的方志数量已有4000部左右了。



诗文集等，即流传不多的书，其实从我们上面介绍的这几部书，就可以供大家了解，这样一个海外的大学东亚图书馆的藏书确实不可小看。

美国国会图书馆

除了美国东亚图书馆，还有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它收藏中文书的时间是在中国清朝末年，而美国东亚图书馆的成立时间最早是在上世纪20年代。美国国会图书馆是美国的国家图书馆，图书馆里有个亚洲部，部内又有中文组，上个世纪80年代中我去过四次，后来又去过两次，前年夏天，又应邀待了半个月，将该馆所藏所有宋元刻本及《永乐大典》全部作了重新鉴定。国会馆的中文古籍善本放在一个大厅里划出的一块地方，并用粗铁丝网围起来的，很大。它不像国内很多图书馆的善本书库，有你想象中的樟木柜、玻璃橱，里面放什么芸草、樟脑丸等，而是将善本书整齐排列在书架上。

1980年代我去的时候，每次只有两个星期，我要看的就是书库里边角旮旯里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凡是堆放在角落里的东西很可能就是不被注意的东西，也就是说没有被编目整理的，或一时解决不了临时放一放，时间一长就被遗忘的图书。王重民先生曾在国会馆工作过几年，编过不少善本书，这可见《美国国会图书馆善本书录》，我不想看已被王先生消化了的图书（如果有时间我才会看）。我在美国国会馆的善本书库里发现一批大约有近2000种左右的线装书，这

些书的来历有两个部分：一是清朝末年美国驻华公使顾盛搜集的不少有关中国刊刻的一些书籍，也包括传教士在华收集的图书，全部加起来大概有1000多种；还有一批是在1945年以后在日本搞到的，那时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战败国，经济十分困难，我查过那段时期的历史，很多人家也确实是把家里的一些值钱的东西，包括一些书拿出以易米。当时在日本的美军司令部司令官是麦克阿瑟。他手下的那些人在日本通过各种手段蒐集了1000多种中文古籍，并在50年代初的时候，把这些图书全部运到了华盛顿，后来又全部移交给了美国国会图书馆。

1987年，国会图书馆的王冀先生请我去过去待两个星期，希望我把这2000多种书作一挑选，并将选出的善本书做成一个目录。八天后，我完成了这件事，我从2000种书中选了200多种，全部编目，最后按照经史子集排竣，排好的卡片全部交给了王冀先生了。毕竟是多年前做的事，现在想不起那200余种书的具体情况了，但我当时挑的这些善本书，选择的范围是依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台北“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所选录的标准。所以国会图书馆有很多好的善本书，直到前几年，范邦瑾在王重民的《书录》基础上做了五年，又作了部分揭示。

这些书中最难得的是太平天国刻本。因为有关文献学史，或者目录学、版本学的那些书，那里面涉及到的太平天国的那些出版物，几乎是空

白，或者很少，或者一段话、两段话就没了，因为作者从未见过原件。太平天国的14年中也宣传自己的主张，并设立了一个删书衙。在出版的宣传品中，如果是正规的，都有一行字，刻的是“旨准颁行总目”，删书衙刻了约29种书。每一种书，薄薄的，几页而已，多是天父洪秀全、东王杨秀清那些人的最高指示。后来还有一些没有列入总目里的，全部加起来大约42种。

这42种书，在国内的图书馆馆藏中非常之罕见，我曾查询过一些书目、参考书，似乎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有一种，上海图书馆一种，书名是《幼学诗》，还有太平天国纪念馆、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国家博物馆也有，全部加起来不超过十种。太平天国时期印的书，很多都流落在海外，多是在华的传教士搜集的。在海外，收藏太平天国刻本最多的就是澳大利亚的国立图书馆。在美国，我所看到的收藏最多的就是在国会图书馆，我第一次看到这些文献是13种。当我确定这是太平天国刻本时，我心怦怦地跳个不停，因为这太难得了，这种版本我看得很少，上海图书馆只有一本而已。那时，我在美国时到处访书，看到华人报纸上有一个报道，那是1986年的时候，说纽约市立公共图书馆里有一批线装书，是什么内容，不清楚。报道越不清楚，我越会产生疑惑，进而又有一种被诱惑的感觉。所以有一次我趁着去纽约的机会，专门去了纽约市立公共图书馆，又发现了23种太平天国时期印的书。

2015年我又应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之邀，于7月13日至7月24日访问了两个星期，并对该馆所藏中文古籍中的珍贵善本作版本的再鉴定，并作了评估。我看了馆藏的《永乐大典》41册和所有的宋元善本31部。这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永乐大典》。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共41册，是世界上收藏《大典》第三大馆，较日本东洋文库的33册、英国国家图书馆23册、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19册、日本静嘉堂文库9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5册、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8册、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5册要多出许多。

除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馆外，美国图书馆所藏宋元刻本，我基本上均有经眼。以国会图书馆所藏来说，计宋刻本16部、金刻本1部、元刻本14部，共31部。如从版本学的角度来分类，这批宋元本中计经部4部、史部5部、子部15部、集部7部。经部之书4部，皆为元代刻本，其中3部为元刻明印本，1部为残本。史部之书5部，3部宋刻本，皆为元代递修印本，其中1部为残本。这3部书应该说书品尚好，较为难得。另2部为元刻本，有1部为明代递修之本。子部书中除佛经外，有5部，皆为元刻本，中有三部全帙，二部残本。（按：经目验，该馆所藏宋元本之版本项之认定及各书之数据与《美国图书馆藏宋元版汉籍图录》著录之书多有不同。）